

字不認怨光

(秧歌劇)

涉縣羣聲劇團

原作

王學詩

改編

李衆夫

作曲

太行新華書店印行

字 識 不 認 光

(劇歌秧)

王 李	學 衆	詩 夫	原作 改編 配曲
-----	-----	-----	----------------

行 印 店 書 華 新 太

字 識 不 怨 光

(秧歌劇)

編 者 涉縣羣聲劇團

出版者 太行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 一月廿五日

1—3000

總店：	河南	涉縣
分店：	河北	邢台
	河南	焦作
		安陽
		新鄉
	山西	長治
		左權

這一小歌劇原名「不識字痛苦」，原著者係涉縣羣聲劇團，劇情很簡單。這次創作運動中，由林縣王學詩同志增加二嫂、組長等人物；又增添看閨女、取錯錢等內容，改為八場小歌劇。現經太行文工團實驗，郭子安同志又縮為六場，太不協調的人物個性的地方加以修改，最後演出效果。一般認為這個小喜劇還能表達解放區人民民主自由的愉快新生活。

郭子安 王學詩
劇本 導演 演出

光 怨 不 識 字

人物：

高仁亭四十歲（新中農，不識字性情直爽。）

仁亭妻三十七歲

仁亭女十三歲（高乃香）（天真活潑識字）

仁亭鄰家二嫂四十歲

李組長（互助組組長）三十歲

劉長櫃三十二歲（東大店長櫃）

第一場

時間——夏天的景色早飯後，

佈景——高仁亭家景，

幕啟——音樂奏幕前曲，乃香上，活潑的收拾紙筆書包文具等。（唱曲一）

乃香：識字好識字好，能寫信來能看報，

能寫會算不求人，國家大事都知道。

（進裏面取了一張紙又出）

（唱）不識字真是苦，大睜兩眼無有珠，

有事總得求別人，糊哩糊塗不做主。

(白)媽！我走呀，(內應是哇)(音樂過門不停)

高仁亭：(掂口袋上)(白)乃香你往學校去哩？

香：我往學校走哩，做啥哩？

高：我去集上哩，用買紙不用？

香：還有哩，沒了再說吧。(活潑地下)

高：(抖搜布袋自言自語)這樣髒哩，裝啥來？

妻：(高仁亭妻)(唱曲二)

前幾天閨女不快當，她身上有病想見娘，

趁着今天天氣好，我去照照咱愛香。

一早把饅饅蒸停當，拿上幾個叫她嘗。

我的主意是這樣，不合適咱好再商量。

高：我當爹來你當娘，去照閨女理應當，

聽說這幾天糧食快，我想趕集去賣糧。

你我倆人都走光，家裏撇下咱乃香。

他小孩子家做不了活，晌午做飯該怎樣？

妻(白)一會兒就回來啦，來回才三幾里路呀。

高：那你可早些回來。

妻：(少思索)愛香有病，趁我走哩要不給他取幾個零花錢吧。

高：唉，給她取零花錢做啥哩？

妻：閨女娘一道腸，娘心摸在孩身上，咱還有誰哩？她有
病哩！沒多有少給她取幾個吧。

高：不啻就給她取倆個吧。(放下口袋進家取出票
來六張)

這是六百塊錢，可不算少吧，（實際是六千元）。

妻：（微笑按票）沒啥多少不過是當家人一點心吧！

高：你先跟我灌灌糧食吧。

妻：嗯！（取簸箕，高取斗二人 互望的灌糧）（

高：（唱曲三）（手拿斗看米準備灌糧二斗）

金黃小米黃又黃，喜笑歡樂用斗量，

如今咱家翻了身，能够耀米花大洋。

妻：（裝布袋囑咐高）。

（唱）我張布袋你灌糧，打發你先到集上，

糴米注意數好錢，千萬不敢差了賬。

（白）今天出門哩，從家帶上個錢活便些。

高：帶那錢做啥哩。

妻：出門人在路上喝湯喝水活便些嗎。

高：那了我就取兩個錢吧。（進家取出票來）

妻：（耽心的，你帶了多少呀？

高：一百塊。

妻：那不太少？

高：這還少，帶多少。（裝票）

妻：我也趕緊得去咱二嫂家借個竹藍子哩。

李：（急上）仁亭哥你灌這布袋糧去幹啥哩？

高：我準備到集上去糴些糧。

李：今天開街民會，領土地證哩。這可是一件大事情，你改天去趕集咱去領土地證吧。

高：聽說這幾天糧食快，你看這真不合勁哩。（考慮）不了你給我捎領一下吧，我還是先去賣趟米才好哩。

李：老哥你不知道哩，這一次發土地證，可不是個簡單事，這是咱農民們把封建門塔，拿回來的土地讓咱們種上，就成了咱自己的家當啦。你就是祖祖輩輩吧，還能得到這個結果哩。有了土地證種地就保險啦。你去聽一聽，一會回來也悞不了趕集麼。

高：那我就停一會趕集，和你一塊去領土地證吧。

香：（急上）爹，我在街上碰見俺李叔啦，他說叫給了你這個土地證哩。

李：他倒給你領回來啦，對，這就省的你去啦。

高：（接土地證頭朝下看）（李和香來要看）來我先看看，土地證就是這個樣。（高興狀）

香：怎樣頭朝下啦。

高：哎，那邊是頭哩。（微笑）

香：這樣才對啦。（顛到過來）

李：你就連個頭朝上下都不知道。

高：土地證就是不錯，不是就這樣重要啦。

香：對，就是重要哩，我在學校聽俺先生說過，有了土地證，就有了土地權啦爹！

李：乃香這孩子就是記心。

香：對！對！又想起來啦，俺先生還教會我個土地證快板哩，來我給你們唸唸吧。

李高：啥哩，快給咱唸唸。

香：（唱快板）：

（土地證不簡單，窮人受苦幾千年，

今天消滅老封建，革命勝利第一關。

政府發給土地證，保證人權和財產。

千萬保存好，老鼠咬壞找麻煩。

李：你聽咱乃香說的多清楚，這有多重要哩！可不敢教壞了，放起來你去趕集吧。我還急着去領我的土地證哩！（下）

高：呀！這可不敢叫弄壞了。

香：是嘛給我放起來吧，爹！

高：你就暫爲放起來，等我回來再說吧。我去裏間拿個草帽來。（下）

香：（把他放到毯底下），這可不怕壞了。

妻：（上）該走吧，呀天不早啦！（看天）

高：（拿草帽上緊接話）就是不早啦！（看天）快給我揀起來，（掀布袋）你可早些回來呀！

妻：我知道啦！

香（上門）娘你提着這籃子去那裏呀，我也去哩！

妻：乃香，你去學校吧，我去你姐姐家一遭，一會就回來啦。

香：不，（拉妻衣）我也要去哩！

妻：不要去，今天熱哄哄的，我一會回來給你買些好吃的。

香：你可早些回來！（香下）

妻：（收拾籃子）（唱曲四）

白麵饅饅籃裏裝，渾身換成新衣裳，
愛香有病掛心上，去照閨女走一趟。

（中幕閉）

第二場

(東大店景)

高：(上唱)(曲三) (中幕前)

高仁亭趕集離家中，回想起不識字心中悶，

乃香給我土地證，頭朝上下弄不清。

因為從小家裏窮，那有錢叫咱把書攻，

勞動咱是頭一個，識字咱是沒一分。

人過三十不學藝，再要識字可不行，

只要叫乃香把書唸，有事不用求別人。(下)

(拉中幕露出飯店，上掛東大店牌)

(結合效果打燒餅聲乒乒乓響)

劉：(在內喊叫)燒餅麻糖，熱呵呵，在這裏哩。

(上唱曲三)

東大店飯舖老字號，來往客商都知道。

價錢公平飯又好，都說咱老劉信用高。

燒餅麻糖和菜包，還有麻花配油糕。

吃麵下麵也現成，要想喝酒把菜炒。

(劉拿抹布收拾桌上飯筷)

高：(上唱)

賣罷糧食轉回還，今天賣了個好價錢。

攢了小米整二斗，賺了一萬二千元。

這些票子新嶄嶄，仁亭心裏好喜歡。

一點血來一點汗，勞動錢來的很作難。

抬頭看見日過午，口又渴來舌又乾。

，前走來到東大店。

高劉合喊：喝湯喝水解解乾。

高：掌櫃有口湯水沒有？

劉：有，有，有，（很和氣）進來吧。

（唸）老漢你想住店，這裏茶水都方便。願吃餅呀，願

吃麵，圓麵扁麵由你揀，豆腐粉條山藥片，油鹽醬醋

樣樣全。想吃小碗三百塊，想吃大碗五百元。先來坐

下歇一歇，喝湯喝水不要錢。來來來，先坐休息

，請進裏邊坐。

高：我就在這外邊吧。

劉：還是到裏邊去休息，吃碗麵條吧。

高：不用不用啦，我在外邊就行。有燒餅給我端口湯來就

够啦。（坐店門口）

劉：對，我去（取出燒餅和湯）吃吧，喝吧！

高：（喝了三碗湯，最後將燒餅咬了一口，裝在布袋裏。

）

劉上：（送湯見高裝餅）老漢，你再多裝幾個吧！（連說

兩次），

高：（覺的好像掃了他的臉，又羞不滿店家。）

不啦！算賬吧！

劉：消停吧，老漢再端碗湯吧。

高：不啦，我吃了個燒餅，（給錢）給你錢。（劉進）哦，半輩子啦，沒有吃過個燒餅。（欲走看票）（帶笑）這票到很新！

劉：（急出）喂，老漢：老漢你慢些走！

高：（急回）怎喊叫我幹啥哩？沒早就給了你錢嗎？

劉：（洩氣）這個人真不知好歹。喂，老漢你是什麼村裏？

高：你管我是什麼村不是什麼村哩！

劉：我想知道你是啥村啥名，以後咱就成了熟客了。

高：我是高家莊，高仁亭，買了你個燒餅，還有啥錯誤哩！

劉：（冷笑）沒錯，你走吧！（高下）

哈……看他這個人，有多不知好歹，咱有心給退回去吧，他還想起個小態度哩！捧着不起，怕你不來找我哩！（下）

第三場

妻：（高興的提籃上唱）曲三

看罷閨女回家轉，愛香病好一大半。

閨女是娘連心肉，女兒病好我喜歡。

一籃子蒸饅她收下，未收這六百塊零花錢。

眼看天氣快晌午，趕快回家去做飯。

(放籃看火)(拉開中幕)

嫂：(內喊)乃香，乃香，

妻：誰呀！快來吧！

嫂：(活潑的)你回來啦，愛香病好了沒有？

妻：好啦，可不要結計了，坐下吧。

嫂：呀！孩們好了，大家都好，不管怎吧，教孩們結結實實就放心啦！

妻：頭兩天結計哩，我睡不安生坐不穩哩，我今日看呀好啦。二嫂你回去了，把籃子捎回去吧。

嫂：暫且放着吧，你不用啦？(取籃子，見籃內錢)呀！怎麼籃裏還放着錢呀？

妻：(唱曲四)

二嫂不知籃裏錢，聽我把話談根源。今天我去看愛香，想給她取些零花錢。

給他爹說了好多話，他才給了六百元。愛香病呀不要，教給他爹取回還。

嫂：(唱)(同上曲)

一乃香她娘聽我說，不要給他這個錢。他爹有個小脾氣，花一回要一回真討厭。

妻：留下這錢做啥用，他爹知道要嘴怨。

嫂：放起來叫你零花用，抽針買綫多隨便。

我是爲了你打算，省的花時磨嘴片。

妻：你的話來也很對，我暫爲把他放手邊。

(白)可是嘛，我也有那樣心，咱就放起來吧。

嫂：(看天思索)我還有點啥事來呀！想不起來啦，我這

記心實在劣哩！

妻：陪事來嫂？

嫂：忘啦！忘啦！我走呀，想起來了再說吧！（下）

妻：走呀，二嫂！

嫂：走呀！（送嫂頭看天）（照照大門口）

妻：天到這時候啦，他爹還不回來。

（唱）（曲三）

太陽偏西晌午多，我在家裏把飯做。

乃香學校去唸書，他爹城裏去趕集。

！這般時候不回來，心裏結計又着急。

怕他辦錯什麼事，等他回來把話說。

（準備要回）

嫂：乃香他娘，乃香他娘，（邊說邊進家）我可想起來啦！

妻：想起啥啦？

嫂：我這忘心太大，太沒有心啦！還是那天你取我那個鞋樣，剛才來到忘啦，俺也回家做鞋呀！你使不使啦？

妻：呀！我這忘心也大，忘了給你送啦，又叫你來取了一遭。（急取鞋樣給嫂轉身要走）

二嫂不要走哩，要不……叫我替個樣，以後省的麻煩借你。

嫂：麻煩啥哩，你找紙替下他吧。（給妻樣）

妻：（東找西找，慌的在毯底找出三塊紙，一塊小紙不够大，一塊花花紙，一塊就是土地證）

（先拿出一塊小紙）這塊不够！（又拿出一塊花花紙）

嫂：嫂，就用這塊吧？

妻：這可不能，這是仔乃香放下的花花紙，剪了仔回來又要生氣。（又拿出一塊土地證）這塊紙大概沒有用吧

嫂：（唱曲一）

老三家做事太小心，一塊廢紙有賒用！

有用紙不往毡底放，趕快剪成我起身。

妻：二嫂不要太心急，剪成我就給了你。

手拿廢紙往下替，操心注意要剪齊。

一面剪來一面想，這個鞋樣好模樣。

霎時鞋樣剪停當，二嫂原樣你拿上。

（妻給嫂樣）

嫂：我走呀！

妻：你走呀！我快去給他爹準備飯來吧。（下）

高：（上唱曲五）

賣吧糧食轉回家，遇見店家買磨牙。

買他燒餅給他錢，誰又不是哄了他。

再三問我家住那，出來又把我盤查。

這個人真來小看我，這口怒氣就嘸不下。

（進去放下布袋，坐下不嘯）

妻：趕集回來啦？！

高：（不高興的）嗯！

妻：爲啥這樣不高興，是餓啦吧！

高：（在腰裏掏出來）還給乃香買了個燒餅哩！

妻：你就沒有吃些？

高：沒有。

妻：你沒吃吧，誰叫你不吃來，晌午你不在家，滾了些稀飯，先熱熱喝了吧。

高：（妻下）（高掏出錢來轉笑）不管怎吧，賣了個好票呀！（數票）

妻上：你喝湯吧。（放下碗）

高：你瞧，今天可賣了個好票呀！二斗米賺了一萬二千元，這是十張一千元的，這是四張五百元的，我走時取了一百元買了個燒餅，也不知差不差。

妻：我知道你差不差。

香：（上）爹給我買回燒餅不啦！

妻：不要吃燒餅哩，先來看看錢差不差？

香：（看票）這是五百元四張，這是一千塊的九張，還有一百塊一張。

妻：怎哩！差拉？

高：（慌）這……怎差啦！明明是一千塊十張來，怎麼丟下九張！乃香你拿一百塊和一千塊好比一比。

香：（拿票比）爹！你看這張是一千元三個字，這張上是一百元三個字，千字怎道和百字一樣哩！

妻：是不是買了個燒餅，一千塊當成一百塊給了人家啦！

高：（更慌）（細看比看）這……就是錯啦！（唱曲五）

一聽乃香說一聲，辦下吃虧事一宗。

白白活了四十多，我這人是個糊塗虫。

妻：說什麼糊塗虫，不識字也該問問人。

一千塊當成一百塊，啥事情你也辦不成。

香：叫爹媽來莫生氣，熟飯怎麼成生米。

事情已經做錯了，幾百元有啥了不起。

（香）已經錯啦！急吧，還頂啥用哩！

妻：那不用說啦！一定是和那個賣餅子的鬧錯。你給錢的時候，就沒有好好瞧瞧？

高：你不知道我是個睜眼睛。

妻：你眼睛啦吧，嘴也瞎啦！你就不會問問別人。

高：問是還說啥哩，真他媽敗興！

香：不要盡管說這些廢話啦，咱還是想法去換回來吧！

高：（敗興的）乃香把咱家八千塊錢八張，和今天這錢包到一塊，一百塊的另外包起來，不敢教再錯了。

香：（回去拿出票細查）爹！怎麼？咱家這錢爲啥只剩下兩張一千塊的哩！

高：不能吧，拿來我看看呀！

香：（給票）你看！

高：（細看大驚）這是怎麼？光剩下兩張啦！明明是八張來！

妻：（急上）媽呀！這是怎啦？

高：（怒說）明明是八張一千塊的，那六張那裏啦？我走的時候只拿了一百塊，這也差不了六千塊呀？你弄那裏啦？快說！

香：爹！你不是花了，忘啦吧？

高：這是一塊兩塊，花了還誰忘了哩！今天誰來咱家來？

妻：（疑）沒有呀！……光咱二嫂來了一回，俺又沒進